眉叟記言 六

四方二

南北道風土誌

安邊唐時靺鞨旣幷沃沮實定理安邊二州定理州後世因華無傳安邊州高麗改登州誌曰在宜州南宜州今德源府安邊之名最舊遠今爲安邊都護府

北界之地鐵嶺以北至豆滿江千里東沃沮之域或曰置溝婁東濱海北接挹婁南至獩貊又有東沃沮又南沃沮在濊貊之北濊之滄海郡

也挹婁肅愼氏之別名
高麗初定女眞拓地浸廣以鐵嶺爲界女眞靺
鞨遺種高句麗部落睿宗二年遣尹瓘吳延寵
擊逐女眞至先春嶺立石記功以爲界置九城
曰咸州今咸興府曰英州在蒙羅骨下曰雄州
在吉州火串嶺下曰福州古禿魯兀今端川郡
曰宜州在定州南公嶮鎭在會寧府蘇下江濱
女眞强四年悉還其地後抑仁兩復置和登長
定預高文宜八州後又没于元恭讓二年我
太祖定北邊至豆滿江置孔鏡吉端青洪河七

州
太祖七年以斡木河國祖王跡所基置慶源府
後女眞寇邊移府於蘇多老女眞復入寇又移
府於富居增置寧北鎭於石幕以爲塞
斡木河後爲童孟哥帖木兒所據兀狄哈擊滅
之
世宗十六年以金宗瑞爲都節制使復孔鏡古
地移寧北鎭於伯顏愁所斡木河西北當賊路
之衝而斡朶里遺種所居置大鎭以塞北門復
置慶源府於會叱家增築孔州古邑城以豆滿

江爲界

斡木河胡語吾音會直豆滿江南今會寧府會叱家今慶源府石幕富居今富寧古邑名石幕今富寧府龍城古鏡州北境寧北鎮今鏡城府其築城䟽有曰龍城無山川之阻實四散之地富居石幕皆非疆域之處賊滅之後布置城邑爲萬世之利也自虞川三江西至禿魯江萬年自慱平古和州北盡靑河九百里皆肅愼氏之地

世宗二十三年置茂昌閭延虞芮慈城四郡

世祖元年罷四郡虛其地以絕胡青河以外忽
剌温兀良哈婆豬雜種
肅愼氏東濱海西至冦漫汗深山之地夏則
巢居冬則穴處無牛羊畜豬食肉衣皮有都常
木名中國有聖人為君則生其俗貴壯賤老以
無憂哀相尚有石砮楛矢皮骨之甲檀弓三尺
有五寸楛矢尺有咫周武王時貢楛矢石砮周
公旦輔成王復入貢其國東北出不砮取之者
先禱鬼神
扶餘其地連𣚑貊今北界肅愼之地也其俗好

勇强其法殺人者死没入其家盗一責十二男
女淫婦人妬者皆殺之有軍事則殺牛祭天神
用其蹄占吉凶蹄解者凶合者吉史記龜策列
傳曰四夷各異卜以決吉凶此也四夷嚴祀鬼
神凶奴人祭金人大會蹛林馬韓祭蘇塗肅慎
氏先祝石砮一也
唐書曰渋沮在樂浪東肅慎氏之地出善馬貂
豽今太僕置畜牧六於和宜之間
靺鞨本粟靺鞨高句麗別種其首祚榮引弓數
萬并扶餘渋沮弁韓朝鮮地唐開元中去靺鞨

稱渤海以肅愼古地置上京獩貊古地置東京沃沮古地置南京後渤海為東契丹

人事古今之殊治亂興亡之故其變無窮而風氣俗尚人物所善所好大體無變沃沮之質樸强悍扶餘靺鞨之喜勇强嗜欲蓋北俗同然

詔遠方政俗與其上下之志誦遠人傳道古事辨其丘陵原隰與其山澤之名物利害而詔之致其珍異

通其財利同其權衡度量除其怨惡

致方貢遠物厚其送逆德薄而威廣者也

關西誌

朝鮮九域之地在海隅燕齊之外初無君長有
神市始敎生民之治民歸之神市生檀君居檀
木下號曰檀君始有國號曰朝鮮朝鮮者東方
日出之名或曰鮮汕也其國有汕水故曰朝汕
都平壤堯立二十五年後徙都唐藏儒州有唐
藏京麗史以為檀君氏之國都商武丁八年檀
君歿今江東縣傳說檀君塚
或曰檀君入阿斯達不言所終
泰白阿斯達皆有檀君祠

檀君傳解夫婁爲北扶餘禹平水土會諸侯於塗山解夫婁朝禹於塗山氏解夫婁母非西岬女也解夫婁禱於鯤淵生金蛙貌類金蛙命曰金蛙解夫婁傳金蛙金蛙徙迦葉原爲東扶餘

金蛙未秦并天下

金蛙悅優渤水之女感日影照身生朱蒙朱蒙善射之名有二子温祚朱蒙温祚爲句麗百濟之祖

金蛙傳帶素帶素與句麗爭攻伐有北溟怪由者請從擊殺帶素大霧七日餘兵猶力鬪句麗

國君無恤潛師遁歸至孫都頭降勾麗東扶餘
亡當莽之世五世二千年
金蛙之世殷亡殷亡箕子至朝鮮殷民從者五
千餘人詩書禮樂巫醫卜筮百家技藝皆從之
周武王因以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始至言語
不通譯而通其志重禮俗敬鬼神行八政之教
相殺者償以命相傷者償以穀相盜者沒為奴
婢欲贖者人五十萬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黎
民樂業民無盜門不夜扃行旅野宿平壤兎山
有箕子塚其國漢之玄菟樂浪古朝鮮地在肅

愼氏之西

至周之末世燕伯稱爲王東略地朝鮮侯欲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禮諫而止六國時燕略屬朝鮮築塞置吏又攻其西地二千餘里以滿潘汗爲界

及秦始皇帝遣蒙恬築長城至遼東朝鮮王否懼服於秦太子準立與燕王綰約以浿水爲界守遼東古塞後爲衛滿所襲破王準南奔爲馬韓箕子傳國四十一世九百二十八年焉韓又二百餘年爲百濟所并

衛滿者燕亡人魋結為蠻夷服聚黨千餘逐王
準據朝鮮以兵威財物幷古秦雲障地拓地數
千里二世至孫右渠漢孝武滅之分其地為樂
浪玄菟玄菟治沃沮樂浪治朝鮮
孝昭時築遼東城以玄菟為東州
弁韓樂浪之苗裔也韓書曰弁韓樂浪箕子所
封也唐書曰弁韓在樂浪之地
高句麗始祖朱蒙扶餘國君金蛙子也金蛙悅
優渤水之女感日影照身生朱蒙以為無人道
而生棄之馬牛避不踐遂收之生七年能執射

號曰朱蒙朱蒙善射之名長則智慧過人金蛙有子七人忌之謀欲殺之朱蒙與烏伊摩離陜父三人者亡至卒本扶餘因立國爲君國號高句麗其俗雜爾愼鮮卑靺鞨降松壤滅荇人沃沮始大當秦王政并六國之時卒號曰東明王類利立用扶芬奴降鮮卑爲屬國有臣薛支言於類利曰尉那之地險阻宜五種多麋鹿可居遂徙居焉

無恤立攻扶餘有恠由者自稱北溟人長九尺目有光請從無恤異而許之與餘兵戰恠由擊

殺其君帶素其衆猶力鬬圍之數重有大霧七
日無恤懼而逃歸怪由死葬北溟之南麗人以
時祀之
無恤既殺帶素并玄菟樂浪遂覇東夷卒號大
武神王漢建武二十五年伐取樂浪地至薩水
解憂立無道國人叛之為其臣所弑立類利孫
宮宮立六十六年任用賢良國治兵强王弟遂
成畔王曰我今老矣讓於遂成以絶惡聲遂成
立殺前王之子為明臨答夫所弑迎立王弟伯
固伯固七十七遂成子鄒安亡匿山中詣王請

罪王封讓國君伯固傳男武得乙巴素為相年八十餘明政教信賞罰國以治于當東漢之末天下大亂漢人多歸之立賑貸法春夏發粟賑之冬則收之至今州郡縣上計是也

壽王六世至王元立隋煬帝大發兵伐句麗不利而歸乙支文德乘其不利襲擊大破之隋敗兵至薩水無舟可渡追兵在後急有浮屠七人前徒涉隋兵從之皆溺沒麗人薩水上作七浮屠以祀之

至建武立泉蓋蘇文等長城自扶餘西南薄海

千餘里十六年丙戌遂殺其君建武立臧專國政唐太宗親征勾麗詔新羅百濟奚契丹共擊之帝降白巖城至安市城攻之三月不克遼左早寒士馬凍死切班師安市城主從城上拜帝謝曰士各為其主也帝賜縑百疋

摠章元年薛仁貴為前鋒拔扶餘川中四十餘城蓋蘇文死而其〻〻爲莫離支旣勢窮遣其子亡入唐向導滅國時彗星見於畢昴李世勣乘勝合新羅兵圍平壤王臧降勾麗亡自朱蒙傳二十八世七百五年

高氏國都三遷朱蒙立國卒本扶餘留利徙居尉那巖世而魏毌丘儉攻陷丸都憂位居走保南沃沮因徙都平壤晉時王釗立還居丸都壽王三世復遷于平壤至臧亡於唐

唐既滅句麗分其地為九府四十二州百縣後為靺鞨所并置西京於青河上卒并於新羅至高麗定疆域為浿西地今為平安道西京三州十一府二十八郡縣幅員千里其星箕其次析木西濱燕齊之海東接閭延虞芮古肅慎之地北至青河青河以外古玄菟扶餘又其西遼

東古地
平壤國之西京自檀君淳厖之治被箕子之化爲有道之國自衛滿以降俗變勁悍扶餘句麗以善鬪立國然霸王之所更居五民之所聚湏西尚富麗多傑俊龍灣安朔中國之途物貨之所流其利絲麻塩鐵海錯萬年青蔘以東貢蔘漆貂豽皮革之物
壤四不接於禹貢冀北之地其民貧實有大國之風

耽羅誌

乇羅南海中小國幅員四百里海路九百七十
里而遥
本九夷之一上古有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三
人者化生為人始為生民之祖三祖之基謂之
上都中都下都
高乙那十五世有高厚高清始通新羅時有客
星見新羅國君號厚曰星主清曰王子王子者
寵愛之名初二高浮海來泊耽津命國號曰耽
羅後世降百濟為耽乇羅賜爵恩率後為佐平
高麗太祖二十年耽乇羅遣其子末老來朝至

肅宗立滅為郡縣至元宗時耽乇羅反遣金方
慶討平之
忠烈王元年元置耽羅揔管放牛馬駱駝驢羊
二十年罷揔管屬高麗
高麗貢濟州牧後六年元更置軍民萬户放亮
馬旋棄之恭愍王二十一年元復置萬户府元
亡復屬高麗
洪武七年元牧子作亂自稱東西哈赤殺長吏
高麗遣崔瑩伐之盡殺之我
太祖五年置州牧判官

太宗二年革星主王子爲左右都知管置旌義
大靜二縣
世宗二十七年罷左右都知管選邑俊置上鎮
撫
州在頭無嶽北北地常多北風樹木之植皆偃
向南旌義大靜二縣在嶽南南地無風多瘴霧
晝晦頭無嶽漢挐別名亦曰釜嶽在州南二十
里衆峯峯皆上有泓地勢寬平稱頭無嶽其絶
頂有白鹿泓春秋二分夕見南極老人星
釜嶽東爲長兀嶽高與釜嶽齊上有深淵水旱

行禱山高五月積雪八月襲裘州東五十里長
沙堆
州縣之居皆山麓海上其土皆沙礫唯州旁廣
壤赤埴
其地多壽考其俗好滛祠男少女多女執男役
有女丁之號
島人皮服海妻無裙布繫一尺
其穀宜黍稷菽麥其貨瓊珠玳瑁螺貝其魚鰒
魚鮫魚望魚胎化無卵青也果橘柚橙柑櫨榧
產良馬

山高海惡其人業射獵漁釣不用網罟
山麓之地多石少土耕種者踏田多虫蛇蝍蛆
尺餘出香鼠
山無虎豹熊羆豺狼惡獸無狐兎鳥無鸛無鵲
無鵂鶹山中見奇禽怪鳥有貢鳥獸麞鹿豕海
獺
毛羅火脫餘鼠其間海水深黝多烈風高浪每
春夏南望水宗外高檣大舸過者無數此黑齒
之夷通中國之路亦海外諸蠻夷物貨所通西
南望白海崔溥漂海東風七晝夜至白海其外

大琉球

記言卷之四十八終

記言卷之四十九　續集

禮一

舉保傅篇自明劄

臣側聞有黃世禎者上疏攻臣指爲害正云云此蓋有說焉臣於昔上疏言建儲事賈生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趍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敎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置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保傅篇雖賈生作之大抵古之遺也今春坊師傅賓客請講官之置亦古之遺也前時　殿下誕生已離襁褓之年而未有此舉臣謹以此禮上建儲之疏而疏中有國本未定之語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胡安國曰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故也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國儲大號也冊誓上儀也臣之此言嚴國本教太子之遺也

當時䟽下該曹事不行而聞宋時烈頗有不悅語臣咄咄私嘆曰彼亦讀古人之書者也而乃不說語耶至今攻臣者以付宗統嫡統之說而辭說累累臣不知其所謂也事在冊禮之前而歲年且久臣竊恐 殿下或未之知也畧舉前說以上臣蒙荷大恩終無尺寸之報而怒臣者益多臣不知所以自處也伏乞 聖明亟罷臣職許臣歸死田里不勝幸甚

練後無朝夕哭劄

伏以臣得見禮曹回啓大臣收議從金長生之

說〇仁宣大妃小祥後上食有哭之議金長生之說不知何據而考之禮經則不然旣夕禮曰居倚廬不脫絰帶晝夜哭無時又曰返哭惟朝夕哭不奠喪服小記曰無事則不闢廟門哭於其次喪服傳曰旣虞疏食水飮朝一哭夕一哭又曰旣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哭無時疏曰旣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也家禮初喪章食時上食註如朝奠儀旣虞罷朝夕奠唯朝夕哭又小祥章止朝夕哭三年之喪止朝夕哭則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

有時而仲其哀此加隆之義也禮有奠而無上食有始死奠有小殮奠有大殮奠有朝夕奠朔月奠薦新有黍稷喪大記補曰朔月月半殷奠自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人生則有朝夕之常食死則有朔月月半之黍稷殷奠既大祥有四時之祭禮制有節隆殺有漸闔廟門之禮既止哭上食猶哭則是常哭猶在而又哀至則哭與初喪同非哀殺之節也禮貴瀆無貌非所疑也先儒臣李滉曰細觀禮意

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惟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服漸殺哭亦漸殺也若有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會哭而臣謹歷考經傳條列以進禮莫嚴於三年之喪見識於四方後世非細故更議於大臣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大王大妃服制收議

通解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周禮司服凡喪

爲天王斬䟽曰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
君傳曰凡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䟽曰謂諸侯
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兄弟俱
爲諸侯則各依本服
齊衰章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
母亦不敢降也䟽曰以子爲母服齊衰母爲之
不得過於子爲己也
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
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可得服其服
齊衰不杖期註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猶

不降故兼云齊衰正統大功亦不降父母為長子三年以先祖之正體也蓋已極無以加矣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與兄弟俱為諸侯者尊同尊同則服其服太后之於國君尊同有母子之本服父為子斬以正體傳重也母為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己也司服凡喪為天王斬疏言諸侯諸臣為王斬不言母后為王斬五服圖族祖出於高祖諸祖出於曾祖諸父出於祖兄弟出於父子孫出於已正體之尊不係於五屬君臣之義雖嚴父子之倫何可廢之

天子諸侯絕旁朞尊同則不絕不絕則無斬此
喪服之大義也
魏晉故事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爲天子斬
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
服尹鑴慱於禮者也言此禮矣臣有管見妄敢
不盡言伏惟 上裁
收議後又進劄
今以議禮事因領左相進劄有大臣六卿一二
之長會賓廳之 命召牌及臣臣適有狗馬之
疾猝甚不得趨 命死罪死罪臣既已盡於前

日獻議而臨問之下不得不更申數語以畢前說

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斬爲正體傳重也齊衰章母爲長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爲已也此言長子本服

周禮司服職曰凡喪爲天王斬疏曰諸侯諸臣爲天王斬母后與諸侯諸臣爲天王同斬衰之聞也

儀禮君疏曰諸侯死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兄弟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

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服其服以太后之尊反下於姑姊妹女子子而不得服本服乎父子大倫不可以同國論也三從本於高祖再從本於曾祖從昆弟本於祖昆弟本於父子孫本於己五屬係於正統正統不係於五屬以父母係於五屬無此理然則本支之序亂矣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絕故服本服者無斬太后爲嗣君斬魏晉故事非三代之禮也今尹鐫建此議至以爲不必太后爲嗣君服斬然後

君位益尊徒取天下後世之譏而已也
所以議禮事因領左相進劄有大臣六卿三司
之長會賓廳之 命召牌再下而臣狗馬之疾
猝甚不得已扶詣闕下敢陳所懷臣旣已盡於
前日獻議之日所見旣定本無苟從之事亦無
更進之言臣區區所願者 聖德日躋無過於
百代之上而已臣伏見 大王大妃服制收議
東晉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武帝崩蕭
太后制三年之服而此非三代之禮也臣不敢
引以爲 聖朝盡禮之明証矣今承隆批不勝

悚恐之至

與希仲 乙卯

前者希仲與我面論箕子爲東方禮敎之祖祀於國中如祀孔子者稽之禮書則不然禮廟饗不出國顓臾有伏羲廟實沈遷于大夏晉人祀之嚳序星辰以著衆堯均刑法以義終未聞天下祭伏羲嚳堯舜崩於蒼梧南嶷有舜廟太公封於齊齊有太公廟箕子雖聖祭於國中則非類也祭非其類鬼神不歆祭孔子於學氣類之饗祭箕子則不然愚以爲平壤有箕子廟平壤

箕子之國宜增餙之祀以諸侯禮樂可也愚見如此更思之幸甚

答希仲

首言父為長子者先舉長子之本服也父為長子斬為傳重也非以父之尊降為臣服也

齊衰章曰母為長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己也何以謂非禮經之意云也

凡喪服為天王斬非并舉父母而言也

兄弟俱為諸侯令依本服俱為諸侯則國異國

之君或為寄公則亦服斬乎
母為嗣君斬此魏晉故事非寄公之禮也凡在
一國之內而為親屬者無論男女皆服斬則母
亦在無論男女之中與君臣同斬恐不然正統
之尊見於本宗服圖五屬本於正統乎正統本
於五屬乎然則本支之序亂矣母為臣子臣母
而大倫不亂乎不絕則無斬須細思之君臣之
服不絕則服本服服本服者亦斬乎

左右陰陽說

天道尚左地道尚右陰陽之義也

朝廷之禮以東為上祠廟之禮以西為上
奠用玄纁玄為陰纁為陽地道主陰故玄在右
纁在左

親耕儀

月令曰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
御命曰勞酒註曰士賤不與耕故不與勞酒之
賜也
耕則王一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各三其上庶
民終于千畝藉則王饗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
下之所以奉上上之所以禮下有節有儀禮數

不亂然後可謂禮成此禮既見於禮經又載於
五禮儀式　先王已行之禮不可闕也大夫以
上與耕者與燕則與正至百官之會不同時之
有豐儉亦非所論也
正至之會固國之大禮今廢而不舉遠矣然親
耕勞酒之禮特曠世盛儀亦非正至之比不可
以正至廢禮均視而不舉也
大徇者千畝既終　上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之
禮也此禮不舉則禮無終禮無終則禮不成事
體不可此數者因一時失禮後世以為禮式則

恐有百代之譏也不可不舉也更下詢于諸大臣毋使欠闕大善也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王制曰上春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註曰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以佐王供郊禘也又曰王祗祓監農不易註曰祗敬也王齊戒祓除也亦易不易物土之宜也月令曰王命田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五穀所殖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也古禮后率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之於王

註曰先種後熟為穜後種先熟為稑宋齊古事千畝之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今禮曹定式親耕之田以九穀雜種一畝不知何據如此非所以供郊禘之道也百穀失早晚之時種殖之宜則不殖必如禮經審物土之宜早晚之時以奉盡敬神明必誠必信之道也

親蠶議

親蠶之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註曰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者

先帝先代不德之若薦鞠衣以祈蠶事
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註曰躬桑親自采桑也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
敢惰
王制曰中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
祭服（北郊有公桑蠶室）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大昕之朝君以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
既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
褘而受之因小牢而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朱綠之玄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君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也

親蠶之禮蓋莫大焉實與親耕之禮一體而本朝亦有公桑蠶室而親蠶之禮不傳亦不載於五禮儀不敢率爾講定更詢于諸大臣召致中外博學知禮之士廣詢施行臣意如此伏惟

上裁

論咸興本宮 四王 太祖享祀事

臣在田野最後得見朝報因禮曹判書睦來善所啓諫院有爭論之事此事 先王之禮國之大事事莫重焉而終無 下詢大臣之事臣竊未知其故也稽之祭法嚳序星辰堯均刑法舜勤衆事而野死契為司徒而教成稷殖百穀湯以寬代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有高辛廟有堯祠契之裔所封之邑舜之裔疑廵狩之國稷之廟左階有金人之銘者是也羽山禹修鯀

之功也亳湯德之所自也岐太王之荒文王之康也皆列於祀典四代之所極祀不係於郊禘禘有時而止祠無窮今咸興本宮之祭舊遠未知何自始也　太祖建國立制功烈施於百代固不可言也　四王實王跡所起之祖猶西周太王之肇基王跡王季歷其勤王家祭於其國禮之不可闕者禮所謂祀享不出其國百代不毀者也禮式不立內司供祀事內司卜吏掌奠獻祀事不嚴非所以享　先王之道也亦不足為法於百王恐為後世之譏也鬼神之理甚微

享之則格禱焉則應久則不散謂之非禮之禮而毀之則不可祀則當立肆獻祼享 先王之祀也不當祀而祀諂也當祀而不祀怠也祀而不以禮無祀也古者告祝之詞曰來格來享降福無疆報享之禮顧不重耶惟 殿下下禮官傳考古先王之禮定祀式立祠名置祠官大祀以光大 先王之孝實帝王之盛節也臣老廢田野冒瀆 天威妄論大禮死罪死罪

禮二

五服通考序

廣平申使君尊宗五服通考九卷自本宗服以
至三殤三父八母外親出繼出嫁妻為夫黨妾
為主族君為臣臣為君君之宗族為君服又五
服之外五世袒免同爨師友官師舉主改葬其
服三十一廣平前代司寇公所著者也博覽崇
禮可謂百代之書此書不出藏於家至今四世
六十年老人恨得見之晚也今將刊行問於老
人欲一言敘其事此何可已也老人雖甚耄聵
不諾昔夏殷之禮孔子時已不具不足徵於杞
宋而成周之禮亦周衰大壞然遺文猶在至秦

則又焚滅無餘漢興稍求古書自高堂生後有
王史氏后倉大戴小戴所傳述浸備莽時劉歆
立周官經其後杜子春鄭興鄭玄王肅于賈之
徒作周官詁解傳授諸經註疏又如貞觀開元
之禮通典會典宋制五賢人禮說朱子家禮諸
書大傳所謂經文雖缺必有待於後人者信矣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 且莫重於送終哀死之節
若喪服之重親親尊尊長長之序男女之別人
道之大者歷代沿革得失尤詳甚善甚善禮有
尊卑輕重厭降隆殺之節焉無此則亂矣道之

汙隆世之治亂係爲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亡
則亡此之謂也顧不重歟雖有博古好禮之士
復書汗漫又雜出於傳記不能遍觀而盡識且
禮廢久矣無所考證今此之書既博考通覽編
數無遺上自天子諸侯寄公舊君以及卿大夫
士庶人之禮盡矣故稱之曰百代之書重光作
噩嘉月上弦 後孔巖許穆序

記言卷之四十九終

記言卷之五十 續集

學一

進心學圖

臣病中每見 經筵諸臣必問 聖學日就心忻然喜之私自語有君如此何患國之不治此輔弼者之責也及臣獲侍 經筵 聖德夙成臣實忻慶臣雖至老死安敢不樂告以所學哉謹作心學圖堯舜禹傳授心法圖以 進庶幾有補於 聖學之萬一六

上之元年三月 日臣穆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心學圖

人生而靜 — 靜 — 寂然無欲

無欲故虛 心不可有一事 — 虛 —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天下之大本

虛故明 — 明 — 明無不照

明故無所不通 — 通

虛靈 具衆理 心之體

心

不昧 應萬事 心之用

感而遂通 — 動

人之理直 — 直 — 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和 天下之達道

直故公 — 公

公故溥 — 溥 — 溥博無窮 聖人之大

事物未交知覺未萌此心虛明寂然無物及心與物交知覺自生

人生而靜靜故此心虛明至於無所不通人之理直直故公至於大而無窮

故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心學之大要

此特舉其學術成效次第其持守之方莫切於堯舜禹傳授心法十六言

堯舜禹傳授心法圖

心

人心 發於形氣之私

惟危 物欲難公而易私故危

心之一箇知
覺天理人欲
同行而異情

道心 發於義理之正

惟微 義理難明而易昧故微

惟精 精而察之 不雜形氣之私

惟一 一而守之 純乎義理之正 危者安 微者著

允執厥中 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信執其中

程子曰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如擇善固執擇善
惟精也固執惟一也
又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是惟一也
又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惟精也如篤行惟
一也
至如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
大學格物致知惟精也誠意正心惟一也學所
以學此者也孟子之後失其傳所以失此者也

為學之序

心之體本虛其理則實感通無窮皆實理虛者實之體實者虛之用事物未交知覺未萌此心虛明寂然無物及心與物交知覺自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皆心之良能也由是而推之流行不窮者道也自修身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皆一理心與物相感物理自明者誠也誠非敬不存敬非誠不立敬主一一則定心法莫善於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慮則得泉之涓涓火之焰焰自然之序可見為學之序亦然故曰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天地無為而行化育聖人無私

而贊化育聖人無欲故無私學至於無欲則大
大則化化則神神則不可知

學二

易學傳授

松壑隱者務安縣松丘里人尹挺字字天授者
也弊衣蓬户蔬食不厭絕跡不與人來往讀易
不出七十八年而死令讀其遺文通變無窮之
妙極於無兆無眹而盡矣
隱者死之後有其家子孫云隱者守貞老人之
子也老人八十四歲翁尹濟者也隱者生於鄭

氏死阿山十年之後盖不及門者也初守貞老人聞易數於鄭氏老人八十四死而習其數不以語人亦不以示人老而傳於其子其數自庖羲氏畫卦之本推之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六十四三百八十四近而一身之微遠而六合之外剛柔清濁日月晝夜寒暑往來盈虛消長氣化之分物類之羣吉凶悔吝於是焉見矣其大數自三百六十變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天地一十二會小運改矣再變為六百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而三變為二萬八千二百一

十一兆九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天地
之大化窮矣馮馮翼翼無兆無朕之本是也窮
則變變變則生生生不窮又有洪範筮法祖述九
峯有稽疑八十一章重光作噩朝月大暑節眉
叟著

先生生於西韓海上慕古人之學遊京師博讀
聖人賢人書旣篤信好禮講學不倦可謂豪傑
之士也又如河圖之數洛書之文八卦之變九
疇之叙先天之本後天之用與夫周天度數日
月運行寒暑代序星辰躔次無所不究其未得

之也潛心積慮至發憤忘寢食久而後乃通無一物不自得於心者自號曰困齋謂困而得之者也其文可謂崇論惟識爲百代之書遠近爭師之

校正經書義以後事詳下篇世變

己丑之獄先生死於竄北其門人受業者皆被罪至今百年餘禍未已至毀其祠諸學子尊先生者一一抵罪禁錮者四百有守眞老人得先生理數藏其書諱其讀傳於松墩隱者隱者無弟子亦自隱無名不見於世世莫有知者惟南

申善行羅祐前事之

寬齋諱大清字義仲先生次弟而少先生三歲亦博學多通一時稱伯仲云先生死之後十三年悲痛如一日

其殁也戒其子曰我死殮不用吉服祭不用魚肉一如生時之處七十二殁南方士為先生立祠其鄉以叟配食

叟死之後子敏與仕為縣監

上方悔之傳曰大清痛兄非命其兄死之十三年槁枯自滅今收用其子意蓋為此掌令趙鑛

韓罷職續韓澈諸客論敍興裔也

記言卷之五十終

論事一

仍疏決進言

七月五日 上遣承旨 宣諭入侍疏決既罷進曰 上爲百姓悶旱禱雨殆無所不用其極哀憐冤枉 親臨疏決非止一二至此盖無以加矣 上心至誠感天而已也自古有一念之僭一事之失或召灾招咎亦有一事之美一言之善或消灾息妖天人一理誠意相感捷於影響此理不可誣也君臣上下皆以獲灾自飭天

道可冀也

因灾異請寬赦骨肉對

旱既太甚田禾大無民命迫矣 殿下凡禱祀天地山川百神牲幣之禮畢舉哀悶寃枉親決囚徒所以為百姓者殆無所不用其極而天道之應漠然又詢問羣臣令各言其所欲言者聖德至矣無以加矣今當下詢當盡言無隱世龍之妻罪雖犯逆 孝廟寬免之貸以不死禁不通秋親近三十年今失其性不知人理云許令任便居住得終其天年聖德事也 損[illegible]其犯罪

罔不敢論臣嘗讀周官經司寇職麗邦法有八辟其一曰議親之辟鄭玄曰親者若今時宗室也有罪先請是也王之親族不可與衆人同例有罪則議之所以教天下之愛親族也慮囚大恵也寛赦及於衆庶而宗室之親不與焉恩澤溥博疏遠畢達而仁愛不逮親近何也恐爲聖德之累況臣職在大臣之後不敢不啓上曰當此大旱慮囚之日凡干罪囚皆蒙赦宥獨世龍妻久在幽囚之中渠雖犯逆孝廟既待以不死先王亦欲放釋而未果矣今則渠又爲癃疾之人特爲放釋 上又曰禎橒等以骨肉至親異於他人雖有所犯重大罪罰既行久竄遐方心所不忍 慈殿亦有惻然欲赦之意將爲放釋

論朴澐劄

伏以朴澐事臣既略陳於疏決之日矣即見朝報因禁府啓目有嚴問之 教臣不覺駭然而驚澐本草茅卑賤敢以閭里之語上瀆 天聽語犯 慈聖澐罪固罔赦二三公子出入浸潤之說政令或由於宦寺之說雖澐慌怯不擇而發實非澐做出之言以此罪澐澐亦冤矣澐以言事得罪其言之愚妄固不足言 殿下臨御以來無此事臣竊惜之臣雖老悖豈有一毫云澐而負 殿下哉取 進止（前日疏決時領中樞鄭知和首發此）

事余亦因陳寬釋之意金壽恒上劄曰合辭請釋云者是也

論事二

論攺弊劄

伏以臣聞禍伏於無形變生於不戒智者察於幾微明者見於未萌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守要害選勇猛修器械務畜積此固謀臣智士所宜竭力勞心以備不虞之計而亦聖王所以不遑暇食以爲億萬無窮之計者也然臣以爲今日之務保民爲急飢饉荐臻百姓流離大命迫矣朝廷憂恤百姓殆無所不用其極而內

則政令不一民不信法外則官吏漫法澤不下究又中外多事都案五家紙牌築城諸要害一時並作民不堪命四方騷然雖良法美政民散則可憂況弊先於法怨咨盈路行不慎始成事不諫惟築城猶可姑緩寬民慰民惠澤不細殿下初即位雖深山窮谷愚夫愚婦亦莫不忻然悅之以為太平可待而即今人心散亂朝不保夕視國法如怨讐以如此之人心如此之國勢妄意天下之功不顧國家之大患將殺人亡國而有不戒者臣未知大計必如此也太白晝

見白虹貫日冬月天地閉塞虹霓發見雷鳴地
震昏霧四塞白日無光此亦非治平之影也政
亂民散亡國隨之氣數相感自古通患有國之
大戒不此之慮而輕論國之大事臣竊憂之臣
國莫如人和人和旣失雖有層城百雉積儲滿
萬閭上如林終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古昔聖王
之治養民爲先養民則民安民安則國安國安
則教立法行而民不背民不背則信孚信孚則
天地應之鬼神佑之

論配享臣劉

伏以臣前上劄言鄭太和事 上教嚴重臣恐懼踧伏以待罪吏曹判書臣熈上疏朝報中見上疏大槩而已及見其疏本其語意實詆斥臣言臣言纔畢遽有此疏臣罪益大其疏曰時烈發四種期年之說太和一言揮之使時烈不敢以此為言又曰體而不正之說已不得行此言恐不然太和一則恐忤於時烈一則恐得罪於公議引大明律九族圖長子衆子期年之說假名國制以彌縫之從時烈降殺之制邦君三年之制遂不舉今熈以為賴太和一言揮之體而

不正之說已不得行然則尹善道所爭論者何
事也趙絅所謂善道爲　孝廟左袒云者何事
也善道幽囚窮髮之北十年卒窮死海島者何
事也絅削其職黜之者何事也卒之　仁宣太
妃之喪降從衆子期年之服何事也　先王之
所釐正者亦何事也如其言則此無　先王也
無　殿下也無朝廷也無一世也可謂寒心一
從國制專聽於太和則太和已死久矣時烈無
誤禮之罪賓廳之議自正自此朝廷之事大變
是者非非者是有罪者無罪無罪者有罪　先

王之覺悟釐正者徒為無益之空言虛文國之大患無窮雖物論無權人之心固已明矣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天理之正在人心而發者物論也人君其尊如天其勢如地其威德如春生秋殺億兆之戴之也如神明天下之大四海之衆莫之敢抗者人君也然猶獨不勝者物論也物論可畏也憸乃敢蔑一世之物論以欺　殿下之明也耶臣積疾沉綿年齒已窮朝夕顚濟甘受大罪死無所憾伏乞　聖明罷臣職治臣罪以謝人言取　進止

答希仲書 己未

希仲常大言魯山事尹舜舉嘗作魯陵誌希仲乃言於玉堂精寫以進亦請於 上特祭魯陵欲復位張本也又致書於我欲上劄言之我以為不可復書以不從之意

世道大變上下無紀天理晦塞人心散亂兵氣太盛妖祥物怪聽聞寒心在朝者當盡言之時所示文字愚意則不然頃年作成三問廟於湖西僕聞之私自語以為當時六臣事固是非之所不到而立廟則不可況此事何事也此言何

言也直欲掩耳而不願聞也昔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曰知禮言君之過與諫君之過不同以此推之此義可明更思之甚善亦有一言復貞陵事與此事體一也 先王之教置 太宗於何地者此也雖善為辭說以有過之言引無過之君未知其善也不宣已未正月旣望

希仲又以書責我我不答作上議以待詢下

此臣子所不敢言者也鑴嘗以此事貽書於臣亦勸臣上劄臣答以大不可之意曰直欲掩耳而不願聞也萬一事得施行上告 太廟頒教

八方則臣未知慙德之所歸也臣為君隱子為
父隱尊君親親萬古通義也故春秋孔子諱魯
先君之過乃今讜直欲正 先王之事臣以為
非孔子之教也諫不聽而去箕子猶以為彰其
君之過況此事何事也此言何言也臣而不為
君隱子而不為父隱尊者不為尊親者不為親
人之理亂矣伏惟 上裁

進君德箴劄子 此専言時事政弊以及妖孽小人之災

伏以方今治道不張百姓怨咨災異孔棘積怨
生災積災成禍人心之悅豫怨咨天道之吉祥

妖孽一氣而相感不同耳天道人事之相感如影響相從氣同則會聲比則應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與吉祥類也小人之與妖孽類也君子進而國治小人用而國亂故國將興美祥先見國將亡妖孽先見近來人心世變妖孽　上之所知也此君子之應耶小人之應耶周以委靡亡秦以富强亡爲惡不同而亡國則一也此亦人君所當戒者也禮壞法亡而東周不振强暴無道而秦以滅亡亡國之故皆本於君德之不戒怙於宴私悅於安佚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潛萌於狎近私昵而不自覺也可不戒哉君爲四方之表君德正則四方正故曰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之此之謂也惟
殿下日嚴祗敬警戒豫怠嚴宮禁戒戚屬毋使便嬖害德辨邪正公好惡毋使讒慝害正此治道之序也進賢退邪治道旣張則人心大悅天道大順妖孽消亡吉祥應之善績廣而姦邪不作矣今臣老矣扶舁入國感冒沉綿今五十餘日耳聾眼昏行則喘急氣力全亡不敢側近
天威惟耿耿孤衷不減冒進瞽說拜手稽首獻

君德箴凡三十一句一百三十六字惟 殿下
以此加勉 聖德取進止 其箴曰
天無常親克敬惟親民無常懷懷于克仁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執德惟健臨下克明德惟治
否德亡德之積來百祥否德之積來百殃敬天
之戒毋作戲豫敬天之渝毋好佚遊日嚴祗懼
警戒勿惰毋私一己以受侮毋匿過以澤非以德
求德以彰有常讒諛多類邪巧多方不畏不戒
其害必大去讒遠佞以正官治以遺子孫萬世
論執政劄

上初登至尊首正邦禮罪人既黜人心悅服以
方想望數年来治道壞亡百姓失望怨咨隨起
此何也教亡政亂朝廷大壞無法無紀捐廉耻
棄禮義貪欲無厭人之理蓋極亂矣庶事潰裂
人各異心立黨相攻白黑混淆流言相謗至誣
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皆亡國之治國無畜猶
以為國不為國況無法無紀而能為國乎臣聞
國之治亂在人賢良進則善績興而治道成小
人用則庶政亂而灾害生考之歷代興國亡國
一一皆然自古亡國之君誰不欲任用忠良長

久治安為子孫萬世計也所謂忠者非忠所謂計者非計也巧言似信讒言似忠姦邪日進良善日踈國事日非卒至於身亡國敗而不自覺也忠言逆耳便佞易悅雖有明哲之君或不得免焉此聖人所以畏巧言令色孔壬者也 上自以冲年嗣服卑謙克讓凡國之大事細事必先問舊臣聽用不疑此固善矣今領議政許積先王之所顧托 上之所親信如齊桓之於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既任大責重權位既盛締交戚里以為形勢宦寺貴近結為賓客伺

上動靜以爲迎合有詣門內官之譏勸與作深
山險阻城壘萬杵百姓苦之而以勤事感 上
意以專權力其庶孽子堅所爲多無狀國人所
共知掌邦法者莫之禁因南九萬之疏事始發
覺而專掩匿覆蓋九萬竄堅卒無事人心益不
快仄目畏惡嗜利趍勢之徒布列內外門庭如
市賂遺相屬於道路其所深者貴戚宦寺所親
者讒諂面諛 上得此人行此術欲與之謀國
望治難矣彼入相於時烈時與之相善每論事
無一違貳其所指者當時耳目不可誣及時烈

然後付合公議若初無苟同者然及告廟之議起見外戚貴家多陰等罪人者乃曰此禮若行則從有難處之事節節而起沮抑不行之義所重在宗廟乎在朕烈乎事之難處者果何事也江都賊書既出人心危疑事變叵測而又即不上聞何也方今上下無紀人心散亂國事危疑甚於前日及變生禍至雖有聖人不能為之謀矣彼得君不為不專行國政不為不久而朝廷大潰天理晦塞君臣之義亂矣損廉棄恥貪欲無厭欺誣成風特其細故耳臣不敢知當

日字疑衍

誰任其咎屋大柱小當受其敗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凶此之謂也生民困窮飢饉加之
至父子不相保天道不警妖孽百出天地失常
陰陽不和見於災異者無非人事召之也日者
衆陽之長人君之表君不修道日失其度晻昧
無光咎有云爲日初出其法牽於女謁日出後
近臣亂政日中大臣欺誣又曰大臣用事秉權
藉勢羽翼其陰附者使毀譽乖反是非熒惑厥咎
日月無光雪霜夏隕列星失行皆大臣之咎大
臣之職摠百官平庶政撫百姓經邦國豈但貴

其身富其家大其勢酬其所德報其所怨以足
其意欲而已也惟 殿下察之臣老矣苟 聖
明優老聖德得反身鄉閭今一年復入脩門世
道之變人事之亂至此又極矣又自今過一年
二年則當更作何狀世道人心也人心一歲則
難合天命係焉臣竊憂之此在 殿下正心以
及家邦嚴宮禁杜私門辨賢邪正朝廷顯善威
惡使良善勸而小人懼興廉勉恥以帥四方君
德幸甚邦國幸甚

劄既上 嚴批下朝廷震駭更上劄請罪

上下聽人指嗾令之言實之敎
沮毁用事古人所戒臣固知一言出口禍必隨
之而目見朝廷潰裂已阽危亡今當辭訣冒陳
不隱 聖批嚴重惶恐隕越不知所出臣之此
言國人所共言雖當誅滅推委他人以求自免
臣死不爲此伏乞下臣司敗以治臣罪席藁請
命不知所云
即出國門未及郊外右相熙白 上竄朝士
四人權大載光州權瑎清道李鳳徵靈光李
沃定州沃前年竄龍川今赦還纔數日得罪

者皆不知得罪事何事後以冬月雷震赦之

治道一

春秋之義勉學子

春秋之書首言大一統以明仁義之道尊君卑臣行王道正人紀褒善糾邪使亂臣賊子禁其姦而不得肆春秋之教也為人臣不忠不嚴朋黨比周悖道蔑法以遂其私春秋之禁也弒君亡國皆出於此於是有天討天誅御世正治莫善於春秋知春秋之義然後嚴君仁親之理得天道人事各有順正寒暑序風雨時妖孽不作

易之化禮之則樂之和詩之風書之政春秋之
義皆聖人之用而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進君德之戒劄

伏以臣以不才叨荷 太恩光寵逾分感激
殊眷益勉竭忠報德年壽已窮精力耄亡徒
心眷眷不知所爲也每經筵進講 天威不違
顏咫尺欽仰聖學日就退而與諸臣私相語中
心喜悅夜而不寐謹著君德之戒二篇數百餘
言以進言雖鄙拙亦或有補於修德之萬一二

君德之戒 上篇百有十七言

德莫善於克一治莫善於保民政莫善於弭亂
業莫善於立極聖人勉之
德衰於逸欲治衰於讒佞政衰於私暱業衰於
怠荒聖人戒之
德衰則禮壞治衰則民散政衰則國弊業衰則
國亡聖人懼之
聖人為之父子君臣以立紀綱以定天下有父
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紀綱乃亡邦國乃
亂聖人憂之

○君德之說七篇百有九言

玩人者喪德玩物者喪志成德見於行善政見
於事顯善威惡政法之大經明慎克勤思不失
先王之謨訓
捴攬權綱重勢在上令人知畏法以禁絶其邪
心思不墜先王之大業
斥浮妄勉忠信嚴戚屬戒逸豫有言遜于所好
必察於私在有言逆于所欲必察於公正以承
億萬無疆之休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别紙戒誨之辭無非憂愛
之忠惆予雖不敏可不置諸左右而服膺焉

記言卷之五十一終

治道二

進德禮政刑箚

伏以臣庸下無一才能學術性篤好詩書六藝之文至今行年八十卒無所得猶說讀如初蒙荷
聖德寵擢異等臣感激殊遇無以報答
大恩歷述虞夏殷周之格言謨訓作德禮政刑七百餘言

曰德衆善之聚天地之正理在心爲德在事爲義執德行義人道之大經太甲之訓曰奉先思

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君德之首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盍戒禹曰儆戒無
虞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君德明於上百職修於下黎民悅於四方於
是風雨調寒暑時五穀穰熟民無疾疫夭札盛
德之治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以德
曰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非禮不叙尊卑
貴賤隆殺之品非禮不秩禮之天叙天秩者也

行之於身自視聽言動修身制行以至嚴等威定親踈別異同決嫌疑明是非皆主於禮禮不可亂故曰家國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亡則亡故曰壞國亡家喪人先去其禮傳曰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燕射禮之大體也

曰政陶唐氏曆象日月星辰虞舜氏齊七政之運行所以授民時成歲功者也為政在安民安民莫先於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不以憸人故說戒武丁曰官不及私昵爵不及惡德故莫不

以克明峻德而興亦莫不以羞刑庶習而亡語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故曰作新民為政以先則不令而行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比小事大師律九伐之威食地役民三等皆屬於政

德衰於逸欲政衰於私昵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太甲之訓曰慎終于始德昏則政亂政亂則民散德昏政亂民散而國以治安者未之有也

曰刑禮以教之政以齊之刑以一之刑亦未也然雖上古之治非制刑無以止亂禁暴周典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故罰世重世輕世治則其罰輕世亂則其罰重罰有經有權紂殘虐之治而其亡也獄因自出王者之治以不殺為德陵夷無禁亡國之治也虞舜制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亦不可謂不嚴也周官之治寇賊刼略攘奪矯虔僞行譯非疑衆亂俗皆斷於司寇王者之治戒無殘虐而已未有為國不嚴而國不亡者也

此四代之治其體要畧舉以備工師之諷誦惟
朝夕左右深思而力行之庶幾有補於君德治
道之萬一云

復推言德禮政刑再上箚

伏以 殿下嗣受丕基人心無有遠邇深山窮
谷愚夫愚婦莫不懽忻拭目想望思見德化之
成而上天垂象氣祲示警日月告凶天之將仁
愛 殿下有所責勵而加勉者耶抑安知或有
人爲感之而禍亂潛萌卒以成大咎者至此耶
其二八警一也臣旣上德禮政刑之戒而仍請推

言其義復由戒於　殿下此老臣將死之言也
德者得也萬善得於心者也德必一於誠實無
一毫私僞間之而流通事為之際在吾修身制
行近而自居室之微遠而至於四方千里之外
無不怡悅誠服而天道應之也然明德貴於審
幾苟幾之不審敗德之愆危身之行坊近之咎
有親蹈而不覺者綿綿不戒至於禍大而不救
者甚可懼也
禮者人事之則而行於彝倫日用之常聖人以
禮制行以義制事此禮義之大經禮貴正名苟

禮壞名亂而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國以治安者未之有也　故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以食諸此壞禮亂名之大戒也

政者正也正人之不正者也善政本於善行安民本於知人所畏巧言令色孔壬聖人必先禮讓信義而責民之忠敬悅服而用其情也政成於公敗於私一於是貳於非公私不可與苟循是非不可與苟合此治亂之兆興亡之機也可不戒哉

法者禮之通刑者法之用禮無法則不行刑無法則不中法有經有權刑有重有輕法出於仁成於公者也聖人之大用重罪輕法者無法也輕罪重法者無義也無法無義大亂之治也方今之治德禮政刑皆亂矣天下之道在至誠天地以至誠成化育聖人以至誠贊化育人君體天理物必以至誠先德禮政刑自修身慎行以至家國之治德必修禮必治政必成刑必中以為治平之業人君之德不私其身以四方百姓為心不私其法以 祖宗萬世為憲不私其

臣以守正循國為賢滅德壞法亡國一歸於私禎祥妖孽治亂之兆人事之影古人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此　殿下反身畏忌修德與國之圖其幾恐不在於輕肴薄罰徒為應文之具而已也惟　聖明加勉焉

　上古文十一銘劄

伏以　殿下旣三年喪畢冕袍　先王於　太廟受羣臣賀推廣　恩澤雜犯死罪者皆赦之臣民懽忻同慶欽仰政化一新人君惟萬國之表中心無為以守至正禮三公在朝以教訓德

義保其身體三老在學以憲德乞言在輿有旅
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
寢有暬御之箴宴居有工師之誦臨朝有瞽史
之道非僻之干無自以入君德之所以自養者
亦必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外無聲色之誘內無淫慝之感內外交養惰慢
邪辟之氣不設於其身心志百體皆由順正説
仁好問克勤不怠以成至德天人合應治道大
順祥瑞畢至惟 殿下加勉焉昔周武王既克
殷踐祚三日受丹書之戒於師尚父惕若戒懼

矛劍几杖居處器皿皆有銘凡十一篇今臣取
以古文書進此三代之訓三代之文三代之禮
殿下常目在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遵而勿失
聖德幸甚邦國幸甚

辭受

辭月廩疏

伏以狗馬賤疾不圖上徹 天聽至使太醫視
疾 聖慮勤切 寵賜絡繹此天地之仁臣感
激 恩私糜粉刻骨無以報答萬一仰首垂淚
不知所云臣前月拜 命之初 上恤臣羈旅

之艱　特令有司繼給米饌薪炭今臣已有常
受祿俸月奉已足而又受此餘外之　賜悉私
太盛於臣身光寵溢尤臣是何人敢當此事臣
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伏乞　聖明亟收
成命以禮勉臣臣以忠報　殿下君臣相勉之
道也臣所望於　聖明者夙夜圖惟艱大之業
懋修大德不懋不怠上而承　先王之遺下而
副億萬蒼生之望邦國幸甚臣無任惶悚隕越
之至

又

伏以臣以不才濫蒙誤　恩一歲中三遷其官
位齊上卿兼掌學教之職榮寵太盛而顧無一
報效面赧心愧不知所出其中尤有所不敢當
者君食臣有禮臣食君有義忠信重祿萬鍾有
不辭至庖人繼肉廩人繼粟非賓師無此禮臣
初非有聘幣之招而本圻內之民感激　殊遇
思以竭忠報　殿下臣既有常祿自足而又有
庖廩之饋實非禮之物臣既嘗累陳不敢當之
義而未蒙　允許義不可兩受辭常祿而不受
於禮於義皆不可伏乞　聖明察臣危懇許收

庖廩之饋上無過禮之賜臣無僭分之受食常
祿以安分義事體大善也臣無任戰怖隕越之
至

又

伏以臣蒙荷　恩寵得閑暇江湖十里烟沙遠
岧長江皆可娛心適意臣無事須祝　聖人因
此得所而長逝無他願也臣既與在位時不同
與漁夫野老為伍而仍受庖廩之饋　賜與受
皆非禮也伏乞　聖慈恕臣昏耄　命有司收
月廩之賜以安微分國體幸甚君臣之禮幸甚

取進止

論執政忤 上旨辭月廩劄

伏以臣不忠獲戾于 殿下退伏田廬日俟重誅而郡邑餼廩之饋自若事體大謬例受常祿猶恐懼不敢受此物何為而至於臣哉臣雖無恥安敢自處與無罪者同而恬然食厚養而不辭以重罪戾也臣決不敢受此不敢當之賜以負 殿下重為朝廷羞也臣負罪之中固知不敢上劄而恐無以暴白下情冒萬死重犯瀆慢死罪死罪伏乞亟收成命令負罪者得安分願

臣死不愧怍也取 進止

辭食物劄

伏以臣荷 殿下仁覆之大恩幸免大罪返身畎畝得安耕鑿日夜頌祝 聖德以畢餘生只矣萬萬夢寐之外有此無名之 寵賜近侍下臨宣諭德意 殿下之仁哀憐老臣特施救恤之盛典也然此私恩也君臣主義非義不可此子思再拜稽首而不受者也以臣無狀久居寵利事 殿下無一報效當國事艱危沮毀倚重之臣觸犯天威臣日俟重誅惶恐隕越不知所

以處之也君臣之禮甚嚴伏乞 聖明察臣危悃特收成命以安微分臣無任死罪死罪取進止

再上劄

伏以 殿下以不以遺年之義優老盛典多於田野閒伏之臣至遣近侍 宣諭德意臣恐懼請罪辭不受命臣罪益大 上不錄其罪又有勿辭之命臣感祝 寵命寬許至此而顧竊有所大惑者臣感激 殊遇必以古人之義事殿下而 殿下不以古人之義臨臣此誠意未

孚稽首俟罪不知所云如月廩之賜賓師重禮亦安敢恬然無讓不爲之曰辭也此辭非自今日始也 殿下之所知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安微分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死罪死罪取 進止

文學

上經說東事劄

伏以臣耄荒沉綿病積久旣無用於世矣受國大恩死無以報 殿下臣作經說二十言易春秋詩書洪範九疇禮樂刑政時令鬼神追述虞

夏殷周古經齊魯語月令夏小正左國氏諸書其言皆古聖人賢人之言其法術皆古聖人賢人之法術臣八十年篤信勤學者此也企勉古人者其義亦此也當今之時進言者皆以功利為急臣之此書固知迂濶而不可也 殿下深思而試用之此三代之治也臣雖在九原之下是 殿下用臣也又作東事二十二蓋東方九域上古立后建國大小二十二為方外別國其書荒唐不信不實其傳後世者僅十一二山川區別風氣不同其聲音謠俗嗜欲各異論其治

則檀君淳厖之治箕子八政之敎各千年衛滿
以兵威財物拓地數千里暴得暴亡肅愼氏措
矢石砮傳於史氏高句麗强〻之治傳國七百
百濟强暴好戰其國君戰而死者四君國且滅
亡新羅忠厚之治稱仁義之邦傳國五十八世
蓋列國之政善惡治亂興亡之故為後世勸戒
者非一而百濟之篠澤漑田貊之耕山歲易百
代不改歲易者田賦無常稅也總論地利物貨
禮義善俗東方舊俗其性儉嗇好禮讓大體皆
然古之人有言曰循俗而治者其民易從而不

倫黑齒靺鞨其政俗傳道致物皆在我之治也

惟 殿下深念而熟察之

政弊一

論户布第二劄

臣竊觀當今之極弊軍伍物故者未除襁褓兒在籍徵斂之弊侵及鄰族號怨無窮此事若無據殊非聖朝不忍人之政必代定然後變通則搜括閑丁無役者不患無人而皆屬衙門變通無期愁痛無已時此豈治安之術也亟罷之以慰人心户布之弊臣既略陳於前劄而又有大

不便者三其一公卿大夫士與編戶齊民各計戶出布以代軍布納之兵曹事體紊亂非 先王忠信重祿體羣臣之意也邦國維持而不亂者禮義也禮義既亡雖有闘士如林積貨如山不足恃也其二前榜萬人出身其本雖庶賤居半既以出身爲名則其自處也朝廷之待之也皆以士大夫之末一朝出布與編戶齊民等必心怒而羣怨一時不從新法者可驅而罰之其心不可勝也其三館學諸生等亦皆兵曹主管計口收布一如凡民無役其心恥之亦非細故

三代之制建學立師教以詩書禮樂優待禮士之道恐不然也此法一行國體大壞人心大亂也國壞民亂而能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以爲決不可行也惟 殿下熟察之

第三劄 上令姑停其事故乃止

户布猶周官之夫布夫布四民不與焉凡民之無職業者罰之以勸民者也今其法自朝廷百官以及閭巷匹夫文武出身未入仕者館學上下齋生宗室功臣貴臣士族子孫業儒業武校生武學諸學生徒等皆以納户出布聚歛無遺

事理無據國勢日削兵氣太盛又以朝廷之體
下比編戶奉給閭土徒隷上下無紀如大貊小
貊事體大壞孟子曰勞心者食於人勞力者食
人聖人設為法制尊賢親親以教天下者也今
此法一行等威紊亂傳曰禮亂則上下亂此非
細故四三年來政令煩苛民不堪命怨詈者皆
曰新法之故也新法不起於邦盛之世世衰則
法亂故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此臣所大懼者
也今聞閫內外自江南亂後兵食不給以編戶
出金無論貴賤老少此我戶布之制也其舊俗

貴壯而賤老上下無法此國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言也見小利不顧大義聖人戒之昔公孫
鞅說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專務富國强兵秦
舊臣多爭之卒以亡秦患生於先利而後義亡
先王之法也苟利於國衆怨縱不足恤先王之
制不可亂也一世各有一王之法百代不改輕
改舊章三代之禁也自二 殿下即位黍民不信
法四方騷然此何故也一二臣言功利天下靡
然和付富强之治可立致也臣恐朝廷無紀四
方愁怨亡國之禍迫矣　卷終

記言卷之五十三 續集

政弊一

論摠管劄

伏以臣昨伏承 聖旨軫念垂死老臣 恩澤至渥臣非木石安得不爲之感激 殊遇思欲以死報 殿下也臣病中得見譯報廷議欲罷摠管臣不覺却食長嘆兵典摠管掌治五衛軍務外而州府鎭管軍士皆屬五衛摠管之設益莫重焉癸巳 車駕 還京京城殘破百司依於牆壁歲飢盜賊多起故相柳成龍白 上選五

部丁壯教習江浙兵技號曰訓鍊都監分番宿
衛人心乃安衙門之設始此癸亥中興之後功
臣等不鮮兵權各立衙門於是有御營守禦扈
衛摠戎之名兵威甚盛摠管遂輕自此體統大
壞摠管無益於有無今有革罷之議經國六典
始於 世祖六年成於 成宗二年大小皆稟
睿裁行之歷十世二百餘年、朝罷之自中葉
以來累經變亂人心不散者皆 祖宗餘業今
罷 先王制作雖至於虛名無實罷之事體不
可臣以為衙門可罷也摠管不可罷也如巡將

監軍雖衆是冗官事體重不可輕議也前時時烈浚吉常言唐虞三代以為大典不可從其言之弊可為寒心一世之治各有一王之法不患不治臣恐自此之後又有重於此者亦必輕視而變更無難也此非細故衙門太盛言其積弊亦非國家之利也取 進止

論宮中宿衛劄

伏以國家多事 宣仁以来諸小寺減省者多而至於王宮國都宿衛行巡警守之官不及焉蓋責任與小寺事體不同故也本兵與摠管摘

奸入直諸將士照戎器夜則先啓乃行 闕內衛將若部將分更行巡王城內外五衛各一部分二所行巡有巡將監軍巡將掌受牌分授巡官之事宣傳官二人受形名宮門衛將受軍號受鑰以此徇警至罷漏軍法之重警守之嚴職雖小闕一則不可實非汗漫之任也取 進止

以金萬重言待罪䟽

臣頃者進對 上前猥陳故臣金宗一事盖宗一以舊與士平生好讜直忤時烈之黨不復用於朝臣之所陳者惜其無罪棄斥而死畀指羣

小濁亂之迹昨日召對承旨金萬重以語犯
先朝所奏悖理至被 嚴旨云臣初聞之竊不勝瞿然之至臣以昏耄之年做事獻言無一善狀徒惹人言動遭詬詆此臣之所大懼而大愧者也伏乞 聖慈亟治臣惛謬之罪以安人臣之分義不勝大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再昨筵小萬重論話無非逆遂諸賢悉為護黨之計矣如巧之狀照不可掩議不足掛齒卿何過辭若是其太過乎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又

臣伏讀 聖批惶悚隕越不覺感淚沾襟臣歷

事　兩朝逮至　殿下爲三朝老犬馬常恐受
恩厚而報效薄日夜以得罪爲懼前日進對略
陳金宗一事惜其良善擯斥死而埋沒尊啓用
事者病國亂政不圖論臣者反以爲語犯　先
朝爲悖理此人臣大罪無所容貸而賴　殿下
明聖得免誅罰寸心感激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臣旣受大罰惡名何敢晏然居高立食厚
祿恃　息自若而已也伏乞　聖明治臣罪以
嚴君臣之大義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所懇嗚呼人心世道之不淑未
有甚於近日向者萬重一段以悖理不近之論定

意誣陷不遺餘力予甚念駭也今覽卿疏何乃引咎若是其遁遁耶予實慙靦不知所以為諭卿須體予意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至意

論言貌取人疏

伏以本曹新設揀取武士之法無論有官無官凡被薦者皆招集列坐之視其容貌聽其言語取其可取者去其不可取者定為令式此於得人之道可謂詳且盡矣而其弊必飾其言善其容以為得官之蹊徑於事體有大不可者此與擊劒騎射試取不同凡有出衆之才人固未易知而外貌利口有足欺人中心愿慤者無所售

以世而亦必有知恥而不求自試者為朝廷羞
大矣彼雖武人其官朝廷之爵固不可輕慢而
苟授用人官人不宜如此此事既為憲令臣待
罪銓選之職於心實有所不然者蓋如此不得
不仰瀆 天聽伏乞 聖明垂擇焉

論政弊疏

伏以自 殿下初即位有志圖治召用文學首
正大義與民休息人心悅服四方想望謨國諸
臣以為千載一時各言計策於是中外多事四
方騷然紛更既多其中言兵事者其事最大其

害最深古人有言曰强國在兵亡國在兵賴
殿下聖明國家無事邊境無烟火之警而一朝
整戎卒治器械藥要害人心洶洶若朝夕有變
者鄉里惡少莫不揣摩迎合上之所令下之所
趨前時耕者談農賈者談利工者談善巧各專
其業適衢大都其俗僄利山峽之人樸騃出於
性者然也今時則不然王都禮法之本而衙門
盛强養兵藩萬鬪士如林衣短後馳馬試劒者
盈城又設萬人之科此科甚無義農工商賈傭
隸走卒不操弓不識字代射代講者不可計數

先王設科取士之意豈如此哉以外方言之雖
深山谿谷必人事之鄉毋論工賈門又亦莫不
張弓瞋目語難自以為得此時曉矣爭慕爵位
或一事不得意則各出氣力以爭鬪為能此屬
多萬人出身諸衙門軍官牙兵卒伍色得無賴
無恥自恣不屬於守令者以此推之一國之內
皆然自朝廷之本以至庶賤氓隷名分紊亂棄
禮義捐廉恥忠善畏法之風亡矣此亂國之治
也臣竊憂之屯田固兵家之利也古昔中國盛
時夷狄寇邊至於兵連禍結屯田塞上空地悉

退則耕稼積儲以省轉輸之勞寇至則入戍以
待奴之衰弱今之屯田皆在於內地膏壤墾田
屯卒日衆四方避役逃賦者皆是田賦日縮戶
口日亡至於國不為國可為寒心前朝之亡家
兵盛强國內屯田布滿列邑其弊不堪哉　太
祖初定四方悉罷列邑屯田只存陰竹屯田一
處而已今屯田其害反甚於亡國之末弊此已
亡之塗轍也王城之內武備太盛屯田漸廣邦
賦日削亦不屬於兵食本朝三百年無此事先
王之制雖治平偃武之世固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有制軍紏邦之政令然兵勝則乃亂故衆仲
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者凶器聖人戒之
方今國家所急者兵事百姓怨苦者兵政度支
經費竭非剝民無以生財連歲以荒耕山不食
之田士薄歲易之地皆有常稅飢民無食者無
異剝膚前時昏亂之治亦無此事此有司之罪
也然其弊皆出於兵物故掩骼者有役布也亦
何政也此弊來已久然豈無哀矜變通之術也
此特舉其太甚者云耳又其外疾首蹙痛無告
難以悉舉君依於國國依於民民散則國亡故

先王之治保民為大為人上惠澤不下而望下之人親上死長之義難矣當今之世大小潰裂內則朝廷亂外則百姓亂百姓亂其本在朝廷朝廷大壞士異論人異交所忌者直道敢言所趍者形勢利害所薦者讀書修行文武用于毋論其人之邪正善惡多是私恩舊好姻婭親屬或市井族種曩時昏朝之漸不過如此不圖

殿下臨御而朝廷至此也仕路汚濁廉恥之士誰肯願立於朝也國何恃而不傾人心何仰而不散災害何弭而不並至哉雖有聖人不能為

之謀也此亡國之事也善為國者制治於未亂
弭患於未萌今已晚矣然在 殿下有國之綱
紀政法非公正不立 殿下立德無私不失公
正糾邦憲選良善嚴絀陂罷無益抑强盛毋安
於姑息毋悅於便佞毋變古易俗以承 先王
艱大之遺姑息易安便佞易悅姑息衰微之治
然其禍猶遲便佞難其言順耳其色善柔乘一
念怠傲有以媒孽禍殃甚至於亡國覆宗故皐
陶之謨所畏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教為邦曰遠
佞人佞人殆大可懼也自古明君誼辟能祈天

永命無他術也臣荷 殿下不世之殊遇今
朝暮入地覩世變至此世道至此冒進瞽說不
勝惶悚隕越之至

國舅進劄後請對

國舅金佑明上劄其語意內間有開言不悅於
慈聖云某與吏曹叅議尹鑴弘文應教李夏鎮
校理權愈請對 上引見召領議政許積亦入
侍 上見某問曰卿疾何如對曰在恩澤中壹
不顚隮皆天地之仁恩也 上曰聞卿病重
爲卿憂慮殊切今見卿予心喜悅仍問曰何以

請對對曰臣聞佑明上劄 上出示大臣而臣
不得見不可以傳聞論事請見其劄 上乃示
之仍進曰佑明疏中云云 慈聖干預國政
上不敢受命此帝王之大孝也至於朝夕奉養
之節羣臣咸仰 聖德佑明聞細人離間之言
上此劄請與佑明相見問間言者佑明必其心
憤憤盡言不諱矣 上良久乃許之令召問政
院佑明不來 上命退夕 上復召大臣諸公
卿議事兵曹判書金錫胄不進某亦已退不得
進 慈聖出御外殿 上以下屛偪之 慈聖

大聲哭良久左右驚遑失措佑明踈中又有福
昌福平二公子出入禁中私干宮女之語前夕
二公子皆被繫明日　上即釋之曰誤聽人言
使骨肉之親至此慙悔置身無所

時弊劄

伏以臣伏讀下政院　聖教大哉王言一言足
以感動天道四方遐遠孰不為之感激涕泣有
願戴之心也古今一理天地一氣氣一於中和
純正者在物為吉祥善瑞在人為忠賢良善以
致治平氣一於汙濁不正者在物為災異妖孽

在人爲讒賊孔壬以成禍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可誣也 殿下臨御以來鄉曲小譽無不畀用利民善俗無不畀舉四方悅豫太平之治指日可期奈之何數年來甲兵滿國戈鋋相摩城池器械凡人力可完者可謂極備而仁義禮俗之治迂闊而不用人心爭富慕貴以爲此一時也捐廉忘恥視禮讓爲何事此恐非致治之物也方今 殿下感悟天戒博詢民瘼政弊旹罷無益之軍務損其太盛寬其苛急令百姓悅喜甚大惠也然廟堂書啓其變通節目軍門五

營守禦牙兵八千六百減一千六百抄戍平兵三千一百減一千四百軍門兵氣自若病民則無改也軍門屯田積弊已數十年據國中膏壤番卒盛强以軍門之重郡邑不敢問無異異國之人甚可駭也壬癸以後新設者不多不滿十一洪川一屯又以要害不論則華麗峽中四屯而已槩論之屯田遍國中亦不係於兵食積貨萬萬黷貨無益田賦日削良民不堪官府之治主客反易所謂邦分崩離析者此也可為寒心自羣臣獻議四方日望朝廷保民之治而今下

則塞責嶺內外峽中數屯而已百姓失望怨咨
如前數年來政苛民急蓋不可勝言而公私之
害屯田十八九災不虛生積怨召災積災召殃
此　殿下所已焦心軫恤者也方今　殿下問
旱禱雨牲幣潔誠殆無所不用其極而山川不
應臣以為牲幣不如反省祈禱不如實惠實惠
莫先於罷屯田慰民心成國家之利益也屯卒
足以補列邑逃亡物故租入足以裕度支經費
萬數兵政簡而民不病愁怨之聲絕於閭巷矣
風雨時百穀穰熟北邊和民悅不得也不及今

大革罷因循襲謬國勢日削而民散矣後雖欲
悔之無及已古人云治國富其民衰國富其大
夫亡國富其府今日之事不幸近之商鞅以刻
薄治秦雖殺人日成積於市其實富民足國無
敵於天下今以殘民之治爲國家萬世利無此
理也氣化之流行今日在人者未必非忠實良
善而灾異妖孽日出何也懼灾圖治之政一違
於寬民利國抑何也國日削弱在屯田度支日
耗在屯田逋逃淵藪在屯田衙門專利在屯田
邦國之與衙門其輕重大小利害得失彼此之

權孰先而孰後也乞以此　下詢廟堂痛祛病民之源以為國家長利幸甚幸甚取　進止

論政弊疏

伏以　殿下祗省　先陵灾異　聖心警戒怵惕之感有不可以言語盡者也五行志陵崩與山崩同謂之大灾昔晉穆帝時峻平崇陽二陵崩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　殿下為之祗畏不寧立嚴親耕之禮不臨朝不御經筵一如居憂之日以待修陵禮成聖德固至矣而禮官不擧陵崩之禮何也又咸興永興安邊大風諸陵

震毀折木拔屋之災亦天道之警大可懼也人事之變極於下而謫見於上君子懼焉數十年來用事者敗國人心陷溺世道大變 殿下臨御黜陟不嚴人不畏法朝綱政法紊亂國勢衰弱衙門盛強武士驕橫屯田徧國中有司莫以禁衙門之弊 上方下詢抑損善後計策而屯田 孝廟既已罷之而衙門持之甚無義至於今日安敢如此人心日離災異日出 陵崩大災赤祥旱乾夏雪妖星十二其一彗星星家所忌此皆人為感之也振紀綱正人心敦禮俗禁

姦止邪非公正不能人君立德無私克修公正之德正治體嚴法制以帥怠慢修六官之職言責者盡其言官守者盡其職然後治道可言也臣聞善為國者制治於未亂弭患於未萌今已晩矣然在 殿下衰國之治政多恩貸私枉滅公無法無義人心大亂臣氣召災禍亂已萌天失其道則物妖犯之君失其道則災害乘之救時莫如賢能保民莫如善政選用良善以收人望革弊修政以保民心上有仁聖之君下必有賢能之佐求人不在於長短美惡心與術最善

心正術正不害為君子仁義功業善於後世也
古人曰人才不借於異代人君苟以誠意求士
不患無士以誠意保民不患民散特所患者君
心宴安之暇便嬖易乘誠意不終至於患生而
不戒禍至而不覺可不懼哉　殿下令羣臣各
言闕失進言者非不多其言可採者亦不少內
方百姓聞之皆欣欣然相慶曰　主上仁聖殆
庶幾撫我寛我今已逾月皆虛文無用無一警
動振作之治民心益散庶事益解臣恐民散已
盡禍亂已形雖欲悔之無及也衙門積弊諸臣

既備陳之矣劉膏腴之壤以為屯田地部大屈
祖入日耗稅於衙門者十二三而亦不為實用
餘皆屯有司之私財此財之大敗也牙兵領於
衙門兵曹不能管大萬之卒悉為私家之徒役
此麗末家兵之類也屯田牙兵公室之大蠹而
私門之利也詩云木實繁者披其技披其枝者
傷其根古人憂時之辭也昔 宣廟朝相臣李
元翼為都體察使將視所在邊病不能出 上
欲開府京師元翼以為體察體上躬也以不御
之權握兵柄在朝專制事體不可辭不受命力

庚山巡北故事也軍禮非轂之命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方今四境無命將征討之事而實體相開府王城以專制四方甚無謂諸臣有請罷者臣以爲受任大臣必不以無名大權自居不請亦罷訓鍊都監及守禦御營摠戎諸衛門屯田牙兵悉皆革罷田賦歸之戶部軍丁歸之兵部器械犒賞之需責之戶部逃故闕額之代責之兵部又罷新設無益之精抄則國有裕財之剩兵無襁褓白骨之冤民心庶可慰矣今日之人心今日之國勢不待灾異而識者寒心導民善

俗弭灾致治其本在一 殿下一心公正之德也
君德治道一也君德日彊治道日隆此聖人之
大用公正所臨妖枉莫犯私僞莫售離者合散
者一乖者和愁怨者悅豫四方大順也臣才智
下好善而不適時宜慕古而不識時務與俗背
馳迂濶而無用也加以昏耗衰亡朝暮入地然
安敢自疎於 殊遇之際不盡言於 殿下也
惟 殿下垂察焉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灾異

因白虹貫日進劄

伏以臣才識庸下猥荷寵擢位至三公無一報
效尸位曠官坐令生民不保國勢艱危至於上
干天道災異疊見今又有白虹貫日之變人心
畏之若變在朝夕此皆輔弼之罪也臣罪萬死
殿下即位之初人心悅豫大小懽忻皆以為太
平可興也奈之何天道示警旱乾水溢百姓飢
饉往事諸臣各言計策中外多事四方失望此
非細患臣聞變不虛生天道難諶伏乞 聖明
反身求過察於政令以為得罪於天者何事雖
出於深思積慮合於機務臣愚以為弊先於事

則改之非先王之法則改之民不便則改之自責求言察納忠猷選用良善列之庶位以代天工先治臣欺天曠官之罪以收人心以承天警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論災氣劄

伏以臣年病俱至沉綿積久閉伏亡人事變端奄奄朝暮且死而一息未絶戀戀犬馬之忱安敢一日忘　殿下也夏小正曰八月水始涸雷始收聲今秋節已盡冬月迫矣日昔大雷暴雨發於雰霧連日之餘春秋傳曰霜露之氣不和

而散則為戾氣此戾氣也是謂眼月陽失節而
陰氣縱也厥咎陰賁陽臣侵君也臣竊未知二
殿下之明聖而有天道之警至此何也此輔弼
者之罪也糾之漢法臣罪當誅死無所辭伏願
殿下亦反己修德不失先王之謨訓曰以祇畏
為心克勤不怠不以細故而忽之然後天警可
答人心可保也臣進修德之戒六事一定心志
以靜為本心無欲則靜靜則心不妄動行不失
天理之正君德日躋矣二明是非辨邪正之分
諂言害公讜言無私察於公私治亂興亡於是

焉判矣三重喜怒嚴繼㥦之威登明選公朝廷肅穆國勢尊而治道不亂矣四尚忠敬率勵臣民以身先之遐邇一德風俗淳厚矣五謹言行一以過失為戒人君一言之過一事之失政令壞墜人心缺望天道難諶甚可畏也六慎起居以養動靜動靜克慎灾疹不生以至壽考康寧為 宗社億萬無疆之慶也自古聖哲之君有克謹不僭畏天之威反灾為祥以成中興之治此在 殿下臣無任待罪隕越之至

因灾異乞罷劄

伏以臣昨伏見 下政院憂恤災異之教 殿
下聰明仁聖中興功烈指日可待古人曰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如臣不才居三公位無一報效
災異疊出 殿下中朝而憂臣實死罪無所逃
逭五行志曰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春秋傳曰
陰陽之氣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戾氣為曀霾曀霾者
戾氣也陰貪陽也李尋曰日者衆陽之長光輝
所照萬里同晷人君之表君道不修日失其道
晻昧無光此陰盛陽微之咎輔弼之罪也既往
之咎來事之師也天心深遠難知宜察於細微

消絶萌芽辨邪正嚴黜陟罷煩急寬民力雖有事之已遂而不可已者須善其後圖毋失四方百姓之心以承天警民散則變生民散變生後雖欲悔之無及也漢法以灾異責免三公臣席藁請命不任悚慄隕越之至

記言卷之五十三終

吉記 八